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花影集 華山採藥記

陝之潼邑有吳生者，名見理，早業舉子，累科不第，遂輟講家居，不復有功名之念矣。因其家室素富，兄弟得倚，子息成立，飽食閒居，無所經理者。宅西有道觀一區，甚為清僻。其住持劉古寰者，素稱道行，年耆德著，為鄉里所重。因常往來，遂深契密。一日，論及神仙之事，古寰傾所知以談，見理存乃持以聽。上及松喬，下至丘馬，歷歷詳道。見理曰：「然則長生之道可得而學歟？」古寰笑曰：「仙亦是人，人亦仙也，何仙不由學而得，何人不可學而仙？但人之處世，或因富貴所絆，或緣情愛所牽，勞勞形役，擾擾心羈耳。苟或不然，移我之皎皎，合道之昭昭，又何難之有哉！」

見理曰：「昔聞人言，修長生日內丹，煉黃白曰外丹。不知二致之說，果何謂也？」古寰曰：「夫外丹者，內丹之諭也；內丹者，外丹之驗也。假鉛汞而著象於顯，媾陰陽而含理於密，正所謂操綿磨劍、□水礪刃者也。此亦大概而言也，若夫丹道別異之名，奇玄迂遠之理，乃先師之遺訣，多隱直指。或托彼而言此，或比顯而示幽，真跡神密，玄謨妙秘，豈舌論能悉哉！」見理曰：「聞師之言，洞開茅塞。但不知吾師既達玄微，不修升舉，甘處污俗，予之未諭也。」古寰歎曰：「仙道故易，殊不知人道之難耳。夫學仙者，須衣糧先備，盤用充饒，不煩己心，不勞己慮，孜孜進道，多參至人，廣禮明師，彩靈株而煉神藥，黃白既成，道資足用，則藏修無飢寒之慮，鼎藥有可致致之由，仙位可登，煙霞任步矣。若貧道者，雖冒籍玄門，切嘗聞道，然朝無夜糧，夏憂冬寒，自給不足，何由養道？」總遇真仙，終為無益。感君閒談論及愚衷，倍增傷悼，正所謂濟水無舟，與其投溺者何異？噫！草木其與吾同腐乎？吁！」垂首良久，泣數行下。

見理聞此異言，魂志俱移。悔昔授業之差，恨今會古寰之晚，乃曰：「有是乎？吾何舍諸？今予不揣凡穢，欲參仙契，棄無益之財，修有理之宗，未審尊師能容寬納否？」古寰曰：「若然，以君家室外饒，天姿內富，表裡相須，煉修雙舉，易若吹噓耳。若非戲言，亦貧道之萬幸也。」見理髮誓示誠，各寫清詞，焚於道像前。於是古寰勸見理創治精舍，聚合雲水。不日而就者十數間，凡百供資之物，薪水之費，無不悉備。

不一年，遠邇傳播，方士雲集，常食者不減數十人。或教之以黃白助道之術，或授之以還丹復本之道。服氣存神，回精補腦，聚五存三，七還九戰，掛寶劍於真無，閉黍珠於靈密。至於點黍乾汞，縮貨脫青，偷魂借體，假母奪胎，雖《參同契》悟真之篇，《梯真集》煙蘿子之圖，又若青陽無益子、士表公輔之秘訣，真一散人、居姤子、元皇龍虎之經，無所不論，無所不究。雖積年連月，日談暮論，夜煉朝焙，終無纖毫之驗。家業漸至消疏，婢妾或遭外議，全無疑介。鼓弄益深，詐情益見，貪心益迷。談交論戰，啟狂夫窺竊之心；買爐治鼎，結怨女失身之恨。至於廢寢忘食，神枯氣耗，亦不暫停。朋友接踵相諭，親故交口而勸，終不少悟。

一日，古寰無疾而死。見理以為仙去，追念不已，恨不得與其同往。後因與二方士入太華採藥，步涉巔險，備極辛苦。入山既深，絕無人跡。偶遇老松一株，青陰團密，澗水臨歧，晴莎如繡，共少憩焉。見理素本膏粱，困弊無任，遂枕石而寢。既覺，失二方士其所在。回顧衣糧一空，盡為盜去。見理神飄膽落，悲栗驚疑，全無路徑可歸，豈得人煙問指！但見豐草喬林，巔崖怪石。見理猶疑二方士或伸仙顯化，登雲駕鶴而去，尚不敢指斥為盜。

正疑思之間，不覺山色生煙，斜陽漸下，楓樹與溪泉嘈雜，殘暉同新月爭光。空翠濕衣，寒嵐沁骨。既乃落霞消西嶺光收，皓魄印前溪漾彩。見理飢寒頓切，徘徊於深林密翠之中，往返於古澗幽岩之畔，計無所施，但期必死。

正彷徨間，忽聞歌聲。乍遠乍近，或抑或揚，初微漸著，如秋空鶴唳，古峽龍吟。腔奇韻異，清烈出常，斷續之間，畢而復作。其歌曰：

壽夭本由天，窮通亦自然。
數成無始上，理定有生前。
天地同歸此，陰陽豈外遷。
可笑凡愚子，癡心慕學仙。
歌畢，迤邐而來。

將近，乃一叟也，豐髯秀目，岳准岸眉，度態不凡。前謂見理，曰：「子之是行也，得無險乎？懼乎？又或寒餒乎？」見理幸逢溫厚長者，又聞相恤之言，則首肯口應，諾諾不已。叟笑曰：「無傷也，子不必過慮。老拙弊廬在此山前，煩子枉駕一宿，明晨當導子歸。」見理自喜過望，即隨叟徑造山前。遙見雲擁柴垣，樹籠茅舍，至則石牀竹器，幽概如畫。叟揖見理，就賓位而位。見理拱問：「老丈為何大族，尊稱高號，處此深僻？」叟但笑而不答。茶罷，設村醪而相酌焉。

叟因問見理入山之由，而見理亦答採藥之故。叟三撫幾而歎曰：「孔孟之道洪如天地，昭如星日，不能使後學小子遵天順理，可哀也。」見理尚喋喋辯其所為，叟曰：「不待子多言，老夫豈不知耶！子所謂道者，言治鉛汞可以為金銀，調精氣可以為不死。子以金銀為何等之物，死生為何等之事耶？苟可以人力為之乎？夫金者，乃五行之正體，元氣之一維。大塊賴以輔成，群有以之充遂，能從能革，易有易無，號稱天祿。覆載之間惟人為貴，人之至要衣食為先，衣食之權咸歸於此。故歷世以來，未嘗不寶也。國有斯而民庶安和，家有斯而子孫賴倚。名爵名助以收多士，稱財稱貨普役工商。有斯也，傾國之姿可期，連陌之田可置，起填溝之殍，出係園之囚，有回生啟死之功，鮮仗義扶仁之德，與陰陽否泰同權，共造化興衰一軌。實係民心久專世欲，紛紛紜紜浮行於世。運亨則來，命薄則去，應積不積，安而益年，應散不散，必罹禍焉。上自王公，下及黎庶，若富若貧，莫逃乎數，焉得以少而致多，以無而致有哉。又若神仙長生之道，由為誣謬。夫仙者乃五行雜萃之精英，天地不恆之異氣。氣之順也，在天則為景星慶雲，在地則為醴泉芝草，在人則為仙人賢聖。氣之逆也，在天則為妖星怪氣，在地為水湧山移，在人為魍魎倖賊。其仙也，或凌雲馭氣，或木食山棲，或假醫而利益於人，或托卜而預言禍福。氣在則隱顯無恆，數盡亦然化散。仙豈不欲授人？實亡道可傳。人若妄求而安得？子欲修而作仙，正如種蕪麥而作黃菊，截藜藿而擬蒲蘭。大易有云：『有是理則有是氣。』既有其有，安無其無。若天若地，若山若川，神人品物，萬類同焉。通塞不外，成敗豈遷？溪梅冬綻，塢杏春妍。靡草經秋，鬆檜千年。長短靡一，氣理候然，又烏可以生而不死以短而作長耶？設若如子之言，則智者富而且壽，愚者貧而夭矣。」見理驚服，再拜受教。